大唐西域記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唐西域記

◀上一卷

卷第七 五國

下一卷▶

婆羅疐斯國

婆羅疐斯國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臨殑伽河，長十八九里，廣五六里。閭閻櫛比，居人殷盛，家積巨萬，寶盈奇貨。人性溫恭，俗重強學。多信外道，少敬佛法，氣序和，穀稼盛，果木扶疏，茂草靡靡。伽藍三十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百餘所，外道萬餘人，並多宗事大自在天，或斷髮，或椎髻，露形無服，塗身以灰，精勤苦行，求出生死。

大城中天祠二十所，層臺祠宇，雕石文木，茂林相蔭，清流交帶。鍮石天像量減百尺，威嚴肅然，懍懍如在。

大城東北婆羅疐河西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百餘尺。前建石柱，碧鮮若鏡，光潤凝流，其中常現如來影像。

一、鹿野伽藍

婆羅疐河東北行十餘里，至鹿野伽藍。區界八分，連垣周堵，層軒重閣，麗究規矩。僧

徒一千五百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大垣中有精舍，高二百餘尺，上以黃金隱起作庵沒羅果。石為基陛，磚作層龕，龕匝四周，節級百數，皆有隱起黃金佛像。精舍中有鍮石佛像，量等如來身，作轉法輪勢。

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，無憂王建也，基雖傾陷，尚餘百尺。前建石柱，高七十餘尺。石含玉潤，鑒照映徹。殷勤祈請，影見眾像，善惡之相，時有見者。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。

其側不遠窣堵波，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舍苦行，遂不侍衛，來至於此，而自習定。

其傍窣堵波，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。又三窣堵波，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

1．慈氏及護明受記窣堵波

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，是梅呾麗耶〈(唐言慈，即姓也。舊曰彌勒，訛略也。)〉菩薩受成佛記處。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峰山告諸苾芻：「當來之世，此贍部洲土地平正，人壽八萬歲，有婆羅門子慈氏者，身真金色，光明照朗，當舍家成正覺，廣為眾生三會說法。其濟度者，皆我遺法植福眾生也。其於三寶深敬一心，在家出家，持戒犯戒，皆蒙化導，證果解脫。三會說法之中，度我遺法之徒，然後乃化同緣善友。」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，從座起，白佛言：「願我作彼慈氏世尊。」如來告曰：「如汝所言，當證此果。如上所說，皆汝教化之儀也。」

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，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。賢劫中人壽二萬歲，迦葉波佛出現於世，轉妙法輪，開化含識，授護明菩薩曰：「是菩薩於當來世眾生壽命百歲之時，當得成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」

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，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，長五十餘步，高可七尺，以青石積成，上作如來經行之像，像形傑異，威嚴肅然，肉髻之上特出髻髮，靈相無隱，神鑒有徵。

於其垣內，聖跡寔多，諸精舍、窣堵波數百餘所，略舉二三，難用詳述。

2．三龍池及釋迦遺跡

伽藍垣西有一清池，周二百餘步，如來嘗中盥浴。次西大池，周一百八十步，如來嘗中滌器。次北有池，周百五十步，如來嘗中浣衣。凡此三池，並有龍止。其水既深，其味又甘，澄淨皎潔，常無增減。有人慢心濯此池者，金毗羅獸多為之害；若深恭敬，汲用無懼。浣衣池側大方石上，有如來袈裟之跡，其文明徹，煥如雕鏤，諸淨信者每來供養。外道兇人輕蹈此石，池中龍王便興風雨。

3．象、鳥、鹿王本生故事

池側不遠有窣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，為六牙象王，獵人利其牙也，詐服袈裟，彎弧伺捕，象王為敬袈裟，遂捐牙而授焉。

捐牙側不遠有窣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濁世無禮，示為鳥身，與彼彌猴、白象於此相問，誰先見是尼拘律樹，各言事跡，遂編長幼，化漸遠近，人知上下，道俗歸依。

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，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。昔與此處大林之中，有兩群鹿，各五百餘。時此國王畋遊原澤，菩薩鹿王前請王曰：「大王校獵中原，縱燎飛矢，凡我徒屬，命盡茲晨，不日腐臭，無所充膳。願欲次差，日輸一鹿。王有割鮮之膳，我延旦夕之命。」王善其言，回駕而返。兩群之鹿，更次輸命。提婆群中有懷孕鹿，次當就死，白其王曰：「身雖應死，子未次也。」鹿王怒曰：「誰不寶命！」雌鹿嘆曰：「吾王不仁，死無日矣。」乃告急菩薩鹿王。鹿王曰：「悲哉慈母之心，恩及未形之子！吾今代汝。」遂至王門。道路之人傳聲唱曰：「彼大鹿王今來入邑。」都人士庶莫不馳觀。王之聞也，以為不誠，門者白王，王乃信然。曰：「鹿王何遽來耶？」鹿曰：「有雌鹿當死，胎子未產，心不能忍，敢以身代。」王聞嘆曰：「我人身，鹿也。爾鹿身，人也。」於是悉放諸鹿，不復輸命，即以其林為諸鹿藪，因而謂之施鹿林焉。鹿野之號，自此而興。

4．憍陳如等五人迎佛窣堵波

伽藍西南二三里，有窣堵波，高三百餘尺，基趾廣峙，瑩飾奇珍，既無層龕，便置覆缽，雖建表柱，而無輪鐸。其側有小窣堵波，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。初，薩婆曷剌他悉陁〈(唐言一切義成。舊言悉達多，訛略也。)〉太子逾城之後，棲山隱谷，忘身殉法。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，舅氏二人曰：「我子一切義成舍家修學，孤遊山澤，獨處林藪，故命爾曹隨知所止。內則叔父、伯舅，外則既君且臣，凡厥動靜，宜知進止。

五人銜命，相望營衛。因即勤求，欲期出離。每相謂曰：「夫修道者，苦證耶？樂證耶？」二人曰：「安樂為道。」三人曰：「勤苦為道。」二三交爭，未有以明。於是太子思惟至理，為伏苦行外道，節麻米以支身。彼二人者見而言曰：「太子所行，非真實法。夫道也者，樂以證之，今乃勤苦，非吾徒也。」舍而遠遁，思惟果證。太子六年苦行，未證菩提，欲驗苦行非真，受乳糜而證果。斯三人者聞而嘆曰：「功垂成矣，今其退矣。六年苦行，一日捐功！」於是相從求訪二人，既相見已，匡坐高談，更相議曰：「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，就荒谷，去珍服，披鹿皮，精勤勵志，貞節苦心，求深妙法，期無上果。今乃受牧女乳糜，敗道虧志，吾知之矣，無能為也。」彼二人曰：「君何見之晚歟？此猖獗人耳。夫處乎深宮，安乎尊勝，不能靜志，遠跡山林，棄轉輪王位，為鄙賤人行，何可念哉？言增忉怛耳！」菩薩浴尼連禪河，坐菩提樹，成等正覺，號天人師，寂然宴默，惟察應度，曰：「彼郁頭藍子者，證非想定，堪受妙法。」空中諸天尋聲報曰：「郁頭藍子命終已來，經今七日。」如來嘆惜：「如何不遇？垂聞妙法，遽從變化！」重更觀察，營求世界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，可授至理。諸天又曰：「終已五日。」如來再嘆，潛其薄祜。又更諦觀，誰應受教，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，可先誘導。如來爾時起菩提樹，趣鹿野園，威儀寂靜，神光晃耀，毫含玉彩，身真金色，安詳前進，導彼五人。斯五人遙見如來，互相謂曰：「一切義成，彼來者是。歲月遽淹，聖果不證，心期已退，故尋吾徒。宜各默然，勿起迎禮。」如來漸近，威神動物，五人忘制，拜迎問訊，侍從如儀。如來漸誘，示之妙理，雨安居畢，方獲果證。

二、烈士池及傳說

施鹿林東行二三里，至窣堵波，傍有涸池，周八十餘步，一名救命，又謂烈士。聞諸先志曰：數百年前有一隱士，於此池側結廬屏跡，博習伎術，究極神理，能使瓦礫為寶，人畜易形，但未能馭風雲，陪仙駕。閱圖考古，更求仙術。其方曰：「夫神仙者，長生之術也。將欲求學，先定其志，築建壇場，周一丈餘。命一烈士，信勇昭著，執長刀，立壇隅，屏息絕言，自昏達旦。求仙者中壇而坐，手按長刀，口誦神咒，收視反聽，遲明登仙。所執銛刀變為寶劍，淩虛履空，王諸仙侶，執劍指麾，所欲皆從，無衰無老，不病不死。」是人既得仙方，行訪烈士，營求曠歲，未諧心願。後於城中遇見一人，悲號逐路。隱士睹其相，心甚慶悅，即而慰問：「何至怨傷？」曰：「我以貧窶，傭力自濟。其主見知，特深信用，期滿五歲，當酬重賞。於是忍勤苦，忘艱辛。五年將周，一旦違失，既蒙笞辱，又無所得。以此為心，悲悼誰恤？」隱士命與同遊，來至草廬，以術力故，化具肴饌。已而令入池浴，肥以新衣，又以五百金錢遺之，曰：「盡當來求，幸無外也。」自時厥後，數加重賂，潛行陰德，感激其心。烈士屢求效命，以報知已。

隱士曰：「我求烈士，彌歷歲時，幸而會遇，奇貌應圖，非有他故，願一夕不聲耳。」烈士曰：「死尚不辭，豈徒屏息？」於是設壇場，受仙法，依方行事，坐待日曛。曛暮之後，各司其務，隱士誦神咒，烈士按銛刀。殆將曉矣，忽發聲叫。是時空中火下，煙焰雲蒸，隱士疾引此人，入池避難。已而問曰：「誠子無聲，何以驚叫？」烈士曰：「受命後，至夜分，昏然若夢，變異更起。見昔事主躬來慰謝，感荷厚恩，忍不報語；彼人震怒，遂見殺害。受中陰身，顧屍嘆惜，猶願歷世不言，以報厚德。遂見托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，乃至受胎出胎，備經苦厄，荷恩荷德，嘗不出聲。洎乎受業、冠婚、喪親、生子，每念前恩，忍而不語，宗親戚屬咸見怪異。年過六十有五，我妻謂曰：『汝可言矣！若不語者，當殺汝子。』我時惟念，已隔生世，自顧衰老，唯此稚子，因止其妻，令無殺害，遂發此聲耳。」隱士曰：「我之過也！此魔嬈耳。」烈士感恩，悲事不成，憤恚而死。免火災難，故曰救命；感恩而死，又謂烈士池。

三、三獸窣堵波

烈士池西有三獸窣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。劫初時，於此林野，有狐、兔、猿，異類相悅。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，降靈應化為一老夫，謂三獸曰：「二三子善安隱乎？無驚懼耶？」曰：「涉豐草，遊茂林，異類同歡，既安且樂。」老夫曰：「聞二三子情厚意密，忘其老弊，故此遠尋。今正饑乏，何以饋食？」曰：「幸少留此，我躬馳訪。」於是同心虛己，分路營求。狐沿水濱，銜一鮮鯉，猿於林樹，采異花果，俱來至止，同進老夫。惟兔空還，遊躍左右。老夫謂曰：「以吾觀之，爾曹未和。猿狐同志，各能役心，惟兔空還，獨無相饋。以此言之，誠可知也。」兔聞譏議，謂狐、猿曰：「多積樵蘇，方有所作。」狐、猿競馳，銜草曳木，既已蘊崇，猛焰將熾。兔曰：「仁者，我身卑劣，所求難遂，敢以微躬，充此一餐。」辭畢入火，尋即致死。是時老夫復帝釋身，除燼收骸，傷嘆良久，謂狐、猿曰：「一何至此！吾感其心，不泯其跡，寄之月輪，傳乎後世。」故彼咸言，月中之兔，自斯而有。後人於此建窣堵波。

從此順殑伽河流，東行三百餘里，至戰主國。〈〈(中印度境。)〉〉

戰主國

戰主國周二千餘里，都城臨殑伽河，周十餘里。居人豐樂，邑里相鄰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時播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，人性獷烈，邪正兼信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減千人，並皆遵習小乘教法。天祠二十，異道雜居。

一、佛舍利窣堵波

大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《印度記》曰：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。昔者世尊嘗於此處，七日之中，為天人眾顯說妙法。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跡之處。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，形量雖小，威神嶷然，靈鑒潛通，奇跡間起。

二、不穿耳伽藍

大城東行二百餘里，至阿避陁羯剌拿僧伽藍。〈(唐言不穿耳。)〉周垣不廣，雕飾甚工，花池交影，臺閣連甍，僧徒肅穆，眾儀癢序。聞諸先志曰：昔大雪山北睹貨邏國有樂學沙門，二三同志禮誦餘閑，每相謂曰：「妙理幽玄，非言談所究。聖跡昭著，可足趾所尋。宜詢莫逆，親觀聖跡。」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。既至印度，寓諸伽藍，輕其邊鄙，莫之見舍。外迫風露，內累口腹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時此國王出遊近效，見諸客僧，怪而問曰：「何方乞士？何所因來？耳既不穿，衣又垢弊。」沙門對曰：「我，睹貨邏國人也。恭承遺教，高蹈俗塵，率其同好，觀禮聖跡。慨以薄福，眾所同棄，印度沙門，莫顧羈旅。欲還本土，巡禮未周，雖迫勤苦，心遂後已。」王聞其說，用增悲感，即斯勝地，建立伽藍，白氎題書，為之制曰：「我惟尊居世上，貴極人中，斯皆三寶之靈祐也。既為人王，受佛付囑，凡厥染衣，吾當惠濟。建此伽藍，式招羈旅。自今已來，諸穿耳僧，我此伽藍不得止舍。」因其事跡，故以名焉。

三、摩訶娑羅邑及諸遺跡

阿避陁羯剌拿伽藍東南行百餘里，南渡殑伽河，至摩訶娑羅邑，並婆羅門種，不遵佛法。然見沙門，先訪學業，知其強識，方深禮敬。

殑伽河北，有那羅延天祠。重閣層臺，奐其麗飾。諸天之像，鐫石而成，工極人謀，靈應難究。

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大半陷地。前建石柱，高餘二丈，上作師子之像，刻記伏鬼之事。昔於此處有曠野鬼，恃大威力，啖人血肉，作害生靈，肆極妖祟。如來潛諸眾生不得其死，以神通力誘化諸鬼，導以歸依之敬，齊以不殺之戒。諸鬼承教，奉以周旋。於是舉石請佛安坐，願聞正法，克念護持。自茲厥後，無

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，動以千數，莫之能轉。茂林清池，周基左右，人至其側，無不心懼。

伏鬼側不遠，有數伽藍，雖多傾毀，尚有僧徒，並皆遵習大乘教法。

從此東南行百餘里，至一窣堵波，基已傾陷，餘高數丈。昔者如來寂滅之後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，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，分授諸王，而婆羅門持瓶以歸，既得所粘舍利，遂建窣堵波，並瓶置內，因以名焉。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，改建大窣堵波，或至齋日，時燭光明。

從此東北渡殑伽河，行百四五十里，至吠舍厘國。〈(舊曰毗舍離國，訛也。中印度境。)〉

吠舍厘國

吠舍厘國周五千餘里。土地沃壤，花果茂盛，庵沒羅果、茂遮果既多且貴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，好福重學，邪正雜信。伽藍數百，多已圮壞，存者三五，僧徒稀少。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，露形之徒，寔繁其黨。吠舍厘城已甚傾頹，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，宮城周四五里，少有居人。

一、佛說毗摩羅詰經所

宮城西北五六里，至一伽藍，僧徒寡少，習學小乘正量部理論。傍有窣堵波，是昔如來說《毗摩羅詰經》，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。其東有窣堵波，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。

二、佛舍利窣堵波及諸遺跡

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，是吠舍厘王之所建也。佛涅槃後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，式修崇建。《印度記》曰：「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，無憂王開取九斗，惟留一斗。後有國王復欲開取，方事興工，尋即地震，遂不敢開。

其西北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傍有石柱，高五六十尺，上作師子之像。石柱南有池，是群獼猴為佛穿也，在昔如來曾住於此。池西不遠有窣堵波，諸獼猴持如來缽上樹

取蜜之處。池南不遠有窣堵波，是諸獼猴奉佛蜜處。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。

三、無垢稱及寶積故宅

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，是毗摩羅詰〈(唐言無垢稱，舊曰淨名，然淨則無垢，名則是稱，義雖取同，名乃有異。舊曰維摩詰，訛略也。)〉故宅基趾，多有靈異。去此不遠有一神舍，其狀疊磚，傳云積石，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。去此不遠有窣堵波，長者子寶積之故宅也。去此不遠有窣堵波，是庵沒羅女故宅，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。

四、庵沒羅女園及佛預言涅槃處

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，是如來將往拘屍那國入般涅槃，人與非人隨從世尊，至此佇立。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，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厘城。其南不遠有精舍，前建窣堵波，是庵沒羅女園持以施佛。

庵沒羅園側有窣堵波，是如來告涅槃處。佛昔在此告阿難曰：「其得四神足者，能住壽一劫。如來今者，當壽幾何？」如是再三，阿難不對，天魔迷惑故也。阿難從坐而起，林中宴默。時魔來請佛曰：「如來在世教化已久，蒙濟流轉，數如塵沙，寂滅之樂今其時矣。」世尊以少土置爪上，而告魔曰：「地土多耶？爪土多耶？」對曰：「地土多也。」佛言：「所度者如爪上土，未度者如大地土。卻後三月，吾當涅槃。」魔聞歡喜而退。阿難林中忽感異夢，來白佛言：「我在林間，夢見大樹，枝葉茂盛，蔭影蒙密，驚風忽起，摧散無餘。將非世尊欲入寂滅？我心懷懼，故來請問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吾先告汝，汝為魔蔽，不時請留。魔王勸我早入涅槃，已許之期，斯夢是也。」

五、千佛本生故事

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，千子見父母處也。昔有仙人，隱居巖谷，仲春之月，鼓濯清流，麀鹿隨飲，感生女子，姿貌過人，惟腳似鹿。仙人見已，收而養焉。其後命令求火，至餘仙廬，足所履地，跡有蓮花。彼仙見已，深以奇之，令其繞廬，方乃得火。鹿女依命，得火而還。時梵豫王畋遊見花，尋跡以求，悅其奇怪，同載而返。相師占言，當生千子。餘婦聞之，莫不圖計。日月既滿，生一蓮花，花有千葉，葉坐一子。餘婦誣罔，咸稱不祥，投殑伽河，隨波泛濫。烏耆延王下流遊觀，見黃雲蓋乘波而來，取以開視，

及有千子，乳養成立，有大力焉。恃有千子，拓境四方，兵威乘勝，將次此國。時梵豫王聞之，甚懷震懼，兵力不敵，計無所出。是時鹿女心知其子，乃謂王曰：「今寇戎臨境，上下離心，賤妾愚忠，能敗強敵。」王未之信也，憂懼良深。鹿女乃升城樓，以待寇至。千子將兵，圍城已匝，鹿女告曰：「莫為逆事！我是汝母，汝是我子。」千子謂曰：「何言之謬？」鹿女手按兩乳，流註千岐，天性所感，咸入其口。於是解甲歸宗，釋兵返族，兩國交歡，百姓安樂。

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，是如來經行舊跡，指告從曰：「昔吾於此歸宗見親。欲知千子，即賢劫中千佛是也。」

六、重閣講堂及諸聖跡

述本生東有故基，上建窣堵波，光明時燭，祈請或遂，是如來說《普門陁羅尼》等經重閣講堂餘址也。

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，中有阿難半身舍利。去此不過有數百窣堵波，欲定其數，未有克知，是千獨覺入寂滅處。

吠舍厘城內外周隍，聖跡繁多，難以具舉。形勝故墟，魚鱗間峙，歲月驟改，炎涼亟移，林既摧殘，池亦枯涸，朽株餘跡，其詳驗焉。

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，至大窣堵波，栗呫〈(昌葉反。)〉婆子〈(舊曰離車子，訛也。)〉別如來處。如來自吠舍厘城趣拘屍那國，諸栗呫婆子聞佛將入寂滅，相從號送。世尊既見哀慕，非言可諭，即以神力化作大河，崖岸深絕，波流迅急，諸栗呫婆子悲慟以止，如來留缽，作為追念。

七、故城及大天王本生故事

吠舍厘城西北減二百里，有故城，荒蕪歲久，居人曠少。中有窣堵波，是佛在昔為諸菩薩、人、天大眾引說本生，修菩薩行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，號曰摩訶提婆。〈(唐言大天。)〉有七寶應，王四天下，睹衰變之相，體無常之理，冥懷高蹈，忘情大位，舍國出家，染衣修學。

八、七百賢聖結集

城東南行十四五里，至大窣堵波，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。佛涅槃後百一十年，吠舍厘城有諸苾芻，遠離佛法，謬行戒律。時長老耶舍陁住憍薩羅國，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，長老厘波多住韓若國，長老沙羅住吠舍厘國，長老富阇蘇彌羅住波羅梨弗國。諸大羅漢心得自在，持三藏，得三明，有大名稱，眾所知識，皆是尊者阿難弟子。時耶舍陁遣使告諸賢聖，皆可集吠舍厘城。猶少一人，未滿七百。是時富阇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，運神足至法會。時三菩伽於大眾中右袒長跪，揚言曰：「眾無嘩！欽哉，念哉！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，歲月雖淹，言教尚在。吠舍厘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，有十事出，違十力教。今諸賢者深明持犯，懼承大德阿難指誨，念報佛恩，重宣聖旨。」時彼大眾莫不悲感，即召集諸苾芻，依毗奈耶，訶責制止，削除謬法，宣明聖教。

九、濕吠多補羅伽藍

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，層臺輪煥，重閣翠飛，僧眾清肅，並學大乘。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處。其側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陁國，北顧吠舍厘城，中途止息遺跡之處。

十、阿難分身寂滅傳說

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，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，是尊者阿難陁分身與二國處。阿難陁者，如來之從父弟也，多聞總持，博物強識，佛去世後斷大迦葉任持正法，導進學人。在摩揭陁國，於林中經行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，章句錯謬，文字紛亂。阿難聞已，感慕增懷，徐詣其所，提撕指授。沙彌笑曰：「大德耄矣，所言謬矣！我師高明，春秋鼎盛，親承示誨，誠無所誤。」阿難默然，退而嘆曰：「我年雖邁，為諸眾生，欲久住世，住持正法。然眾生垢重，難以誨語，久留無利，可速滅度。」於是去摩揭陁國，趣吠舍厘城，渡殑伽河，泛舟中流。摩揭陁王聞阿難去，情深戀德，即嚴戎駕，疾馳追請，數百千眾營軍南岸。吠舍厘王聞阿難來，悲喜盈心，亦治軍旅，奔馳迎候，數百千眾屯集北岸。兩軍相對，旌旗翳日。阿難恐鬥其兵，更相殺害，從舟中起，上升虛空，示現神變，即入寂滅，化火焚骸，骸又中析，一墮南岸，一墮北岸。於是二王各得一分，舉軍號慟，俱還本國，起窣堵波，而修供養。

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，至弗栗恃國。〈(北人謂三伐恃國，北印度境。)〉

弗栗恃國

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土地膏腴，花果茂盛。氣序微寒，人性躁急，多敬外道，少信佛法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減千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通學。天祠數十，外道寔眾。國大都城號占戍拿，多已頹毀。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，若村若邑也。大河東北有伽藍，僧徒寡少，學業清高。

一、化度漁人處及諸遺跡

從此西行，依河之濱，有窣堵波，高餘三丈，南帶長流，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。越在佛世，五百漁人結疇附黨，漁捕水族，於此河流得一大魚，有十八頭，頭各兩眼。諸漁人方欲害之，如來在吠舍厘國，天眼見，興悲心，乘其時而化導，因其機而啟悟，告諸大眾：「弗栗恃國有大魚，我欲導之，以悟諸漁人，爾宜知時。」於是大眾圍繞，神足淩虛，至於河濱，如常敷座。遂告諸漁人：「爾勿殺魚。」以神通力，開方便門，威被大魚，令知宿命，能作人語，貫解人情。爾時如來知而故問：「汝在前身，曾作何罪，流轉惡趣，受此弊身？」魚曰：「昔承福慶，生自豪族，大婆羅門劫比他者，我身是也。恃其族姓，淩蔑人倫，恃其博物，鄙賤經法。以輕慢心毀讀諸佛，以醜惡語詈辱眾僧，引類形比，謂若駝、驢、象、馬，諸醜形對。由此惡業，受此弊身。尚資宿善，身遭佛世，目睹聖化，親承聖教。因而懺謝，悔先作業。」如來隨機攝化，如應開導。魚既聞法，於是命終。承茲福力，上生天宮。於是自觀其身，何緣生此，既知宿命，念報佛恩，與諸天眾，肩隨戾止，前禮既畢，右繞退立，以天寶香花，持用供養。世尊指告漁人，為說妙法，俱即感悟，輸誠禮懺，裂網焚舟，歸真受法。既服染衣，又聞至教，皆出塵垢，俱證聖果。

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，故城西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高百餘尺，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。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，如來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。次西不遠有如來髮、爪窣堵波，如來昔於此處，近遠邑人相趨輻湊，焚香散花，燈炬不絕。

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，逾山入谷，至尼波羅國。〈〈(中印度境。)〉〉

尼波羅國

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，在雪山中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山川連屬，宜穀稼，多花果，出赤銅、犛牛、命命鳥。貨用赤銅錢。氣序寒烈，風俗險詖，人性剛獷，信義輕薄。無學藝，有工巧。形貌醜弊，邪正兼信。伽藍、天祠接堵連隅。僧徒二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綜習。外道異學，其數不詳。

一、光胄王制聲明論

王，剎帝利栗呫婆種也。志學清高，純信佛法。近代有王，號鴦榆伐摩，〈(唐言光胄。)〉碩學聰睿，自制《聲明論》，重學敬德，遐邇著聞。

二、小水池

都城東南有小水池，以人火投之，水即焰起。更投餘物，亦變為火。

從此復還吠舍厘河，南渡殑伽河，至摩揭陁國。〈(舊曰摩伽陁，又曰摩竭提，皆訛也。中印度境。)〉